



水,是姑苏的灵性

何建明

起,形成巨大的湖塘之流,为整个地区的社会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发展能量。尤其是之后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水的保护意识大大加强,并且取得卓有成效的效果。

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知道:江与河,看起来不同。江流终日汹涌澎湃、奔流不息,是为了奔向大海;河流之水有时涌入大江,有时流向湖塘。但如果江水没有了千万条河流的汇合,便没有了自己;河水如果只向湖塘流淌,其生命也将变得渺小和暗淡。

江与河既有别,又有同,两者渗透了相互依存与传承的关系——河是江的母亲,江是河的后裔,湖塘则是江河歇脚与蓄力的温床、准备远行的驿站。保护水,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。我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。

欲说苏州之水,不能不言太湖。因为八百里太湖90%的水面属于苏州。太湖之水是苏州母亲的胎盘里的羊水。没有了太湖之水,就没有了苏州的生命及其成长的可能。

2000年,国务院对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苏州是“长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”。如何理解这一定位,学问很大。

苏州人将自己摆在以下两个圈层中的位子:一是苏州在环太湖都市圈中的位子;二是作为环太湖城市圈城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位子。太湖以水为媒,使姑苏大地成为中国最活跃、最有创造力及最具财富积蓄力的经济快速发展板块。

毫无疑问,上海是这一区域的龙头。那么苏州在这一区域里是什么呢?你们看,你们看啊!闪闪发光的龙眼啊!突然有一天,一位中央领导来到苏州,当他在环太湖走一圈后,欣喜地对苏州人如此说。

“龙眼——多么准确而形象的比喻!是的,苏州是“龙眼”,苏州是环太湖高速经济发展区域的“龙眼”,是屹立于世界强林之中的中国巨龙身上的“龙眼”。

江与河,看起来不同。江流终日汹涌澎湃、奔流不息,是为了奔向大海;河流之水有时涌入大江,有时流向湖塘。但如果江水没有了千万条河流的汇合,便没有了自己;河水如果只向湖塘流淌,其生命也将变得渺小和暗淡。

江与河既有别,又有同,两者渗透了相互依存与传承的关系——河是江的母亲,江是河的后裔,湖塘则是江河歇脚与蓄力的温床、准备远行的驿站。保护水,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。我的父老乡亲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。

欲说苏州之水,不能不言太湖。因为八百里太湖90%的水面属于苏州。太湖之水是苏州母亲的胎盘里的羊水。没有了太湖之水,就没有了苏州的生命及其成长的可能。

2000年,国务院对苏州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苏州是“长江三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”。如何理解这一定位,学问很大。

苏州人将自己摆在以下两个圈层中的位子:一是苏州在环太湖都市圈中的位子;二是作为环太湖城市圈城市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位子。太湖以水为媒,使姑苏大地成为中国最活跃、最有创造力及最具财富积蓄力的经济快速发展板块。

毫无疑问,上海是这一区域的龙头。那么苏州在这一区域里是什么呢?你们看,你们看啊!闪闪发光的龙眼啊!突然有一天,一位中央领导来到苏州,当他在环太湖走一圈后,欣喜地对苏州人如此说。

“龙眼——多么准确而形象的比喻!是的,苏州是“龙眼”,苏州是环太湖高速经济发展区域的“龙眼”,是屹立于世界强林之中的中国巨龙身上的“龙眼”。

江南文化在哪里?小时候,戴红领巾的青少年时期,老师问我们这句话,我们你看我,我看你,是回答不出来的。是啊,天天生活在弄堂里,看见的天是一块一块的,马路是一条一条的,楼房是高高矮矮一幢一幢的,感觉不到多少文化的韵味。

长大一些了,读到中学,走的地方也比小时候远了,去过郊区,去过上海城区之外的江浙农村,又和同学讲起江南文化的话题,讨论得就深了一些,于是乎众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把见过的,书上读到的,一并讲了出来。说江南文化就是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就是河网密布、鸟语花香、无边的田野延伸到遥远的地平线尽头,就是过春节了往红纸上写下春联贴在门口……想得深一点的同学,还会说,蓝印花布是江南乡下的特色,过年是吃蒸糕是江南的风俗,农村里结婚时热热闹闹的仪式,都应该是江南文化的范畴吧。

总而言之,对于我们这些在上海弄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,讲到江南文化,似乎是显而易见,又仿佛是不见摸不着的。

那么,江南文化究竟在哪里呢?有人说在苏州的园林里,有人说在江南的庭院中,有人说乡村里粉墙黛瓦的农舍,就是江南文化的充分体现,还有人哼唱的江南小调,评弹,喝的黄酒,年年秋天总要尝尝的阳澄湖大闸蟹,都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啊!西南人、东北人都没有吃大闸蟹的习惯和那些讲究。

有一回做电视节目,专门谈江南文化,主持人先设定了几个话题,让嘉宾围绕看旗袍、评弹艺术、餐饮来谈,好像抓住了几个典型的东,就谈到了文化一般。

其实不然,文化既是看得见的,又是看不见的。既是摸得着的,又是摸不着的。体现在人的身上,文化更多的是——一种感觉。一个人走进来,让人觉得他有北方汉子的豪爽,另外一人走来,看一眼就认定她是小家碧玉气质的女子,第三个人走来,呵,人们在暗中赞叹,好有气质,不是教授就是学者。凭什么有这些判断?凭的是感觉,是随着这人进来的同时带来的气象、风度、谈吐气质。

这些感觉是怎么来的?是综合了

江南文化在哪里

叶辛

这一具体的人身上所有的因素,相貌、服饰、举手投足、目光乃至走路的神态姿势,而所有这些西显示出的,便是这一人身上文化气质。

那么,江南文化到底又在哪儿呢?一句话,在江南人身上,在每一个上海人的身上。

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西南,有时候碰到浙江人或者江苏人到贵州出差,对方操着江南普通话和我们交谈时,贵州人就会向我露出会心一笑,说你又碰到老乡了。贵州人为啥说的这么肯定呢?是客人身上带来的江南文化人的气息,让他自然而然得到了这一感觉。

不晓得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,能不能证明我的判断?

最是江南好滋味

王寒

当然,还有红楼里用蔬菜切碎了的菜,叫椒油腌菜。这腌菜,我只在西湖边吃,“千里莼羹,未下盐豉”,多么美味的江南食物啊。当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给封疆大吏左宗棠送去西湖腌菜,用绵纸和绸绢层层包裹,日夜兼程加急传递,简直是“一骑红尘妃子笑”的翻版。

《红楼梦》里的美食,再是家常,也沾了富贵气,这就跟这红楼女儿一样,喜欢端着“作”着,不肯放下身段。说到吃,我更喜欢《金瓶梅》的接地气,满桌珍馐,以一句“汤浮桃浪,酒泛羊羔”大大咧咧带过,却不厌其烦写来,怎么以一根长菜禾把一只猪头摆得稀烂。

谁的人生记忆中没有几道美食呢?再铁石心肠的人,说起江南的美景美食,心里总泛着丝丝的温情。昔年柳永一声吟唱“三秋桂子,十里荷花”,金主完颜亮听得,遂铁骑南下,这个铁血的驍骑汉子分明是冲着江南的好滋味来的。当秋风起时,张翰因思念故乡的鲈鱼和莼菜,毅然辞官归田……

江南是富足之地,江南人家,有闲情,心性又细腻,自然讲究吃喝,对食物的考究,是爱自己的另一种方式。所以,江南这地,不管什么菜,看似家常,却很精致。

连江南那些个餐馆的起名,什么张生记、外婆家,什么新荣记、荣小馆,从不拿霸气的字眼来唬人,端出的一道道菜品,风月无边,色香味俱全,合着江南人的脾胃和脾性。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江南,而我的江南,永远跟美食连在一起。



江南的宁静清晨(视觉中国)

皖南,访李白不遇

李幼谦

村”“仙酒坊丁村”“仙酒坊郭村”“仙坊乡”……

店主其中一个定是姓纪,李白从他酒店开张唱到他终老酒坊,还为此写下了五言绝句《吴善酿酒》,毫不吝嗇地长歌当哭:“夜台无李白,沽酒与何人?”看来浅淡的句子,表达出那么强烈的感怀之情。

在江南,他住得最久的地方是南陵,这在三国时期是周瑜当县令的地方,唐代更加繁华:也正是铜业发展的鼎盛时期。大工山是古铜矿的“一邑镇山”,在四百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,“铜井炎炉高九天,赫如铸鼎荆山前”,采用铜矿、冶炼熟练的技术、红星乱紫烟的冶炼场面,都让他着迷。

这片神奇的土地终于给了他无穷的创作灵感。在他的诗中,涉及南陵的就有20多首,直接以南陵入题的就有9首之多。在皇帝没有赏识李白之前,当地的官员与百姓就接纳了他的一家。他带着14岁的女儿与5岁的儿子寓居在溪水潺潺、鸟语花香的寨山下。这里姓常的县丞、姓韦的县尉都是他的好友,还有省己待客的老妇,为他照顾孩子的苟妈妈,为他送酒送菜的乡亲……

运气来了!这是天宝元年(公元742年),终于等到了皇帝的诏书:他唱着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豪放之歌,迸发出与大唐盛世一

般奔放激越的豪情。

他一次次离开南陵,又一次次返回这片土地,因为他过世不到一百年的晚唐,唐五代宣州刺史骆知祥,将这首诗铭刻在石壁上,可惜,随着历史的推移,这方石壁今天已不复存在。

在南陵,大概他最爱桃花源,仅凭泾县豪士汪伦一封书信就前往,到了方知,“桃花者,实为潭名;万家者,乃店主姓万。”他不以为怪,反而大喜。因为桃花源清澈明净,万家酒甘美醇厚,他们诗酒唱和,尽兴而别。被骗来南陵的不怒,要送客的也不悲,一个手舞足蹈地踏歌,一个兴致勃勃地吟哦:“桃花潭水深千尺,不及汪伦送我情。”语浅情深,喷薄而出的情感,都以最简单的文字表现出来,一泻千里,意尽情溢,这才是真名士、真风流、真性情、真朋友。

又或许,他最爱的是敬亭山。平淡的一座土丘,居然使他“相看两不厌”,七次来此,原来这里有座皇姑坟,埋葬着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。当年他的诗名盖世无双,皇帝身边人最赏识他的,除了贺知章,就是这个高贵的公主。可是他不懂官场之道,爽直坦荡,持才傲物,狂放不羁,“天子呼来不上船,自称臣是酒中仙”,竟然让国舅磨墨、宦官脱靴,怎能不得罪权贵?即使他才高百斗也无济于事。一年多受充,终于难免遭谪,玉贞以不要公主名

号上书也救不了他。

他被放逐了,公主则愤而出家,来到敬亭山修行,道号持盈法师,青灯古佛,忧郁而亡,死后也葬于敬亭山。这是何等的情深意切,大义凛然!难怪大诗人流连忘返于皖南山水,更心仪敬亭山。他只能用“众鸟高飞尽,孤云独去闲”来抒发自己无边的孤独。

他以“附逆”之罪入浔阳(今江西九江)牢狱,后又流放夜郎(贵州桐梓一带),到59岁才得到赦令,那以后,皖南就是他的最后归宿了。

五松山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。“……田家秋作苦,邻女夜春寒。跪进雕胡饭,三谢不能餐。”他亲眼目睹了底层人民的苦难,更感自己壮志未酬的悲愤:“霜惊壮士发,泪满逐臣衣”,向往着“谢家池上安贤寺,面面松窗对水开”的胜景。

所以,61岁,当他听到太尉李光弼率大军出征临淮,将要讨伐安史叛军时,他还准备从军杀敌,可是北上途中半路生病他又折回了。那以后他的身体就每况愈下,乃至宗宝应元年(公元762年),他只有依赖于远房叔父当涂县令李阳冰。经济困窘,体弱多病,翠螺山就是他散心之处。

这是采石江边的牛渚矶,突兀江中,绝壁临空,山形似螺,因附近盛产五色彩石,又名“采石矶”。他一定多次登高远望,看大浪淘沙,自叹流年如

水,时运不济,他的抱负难以施展,举杯邀月,引吭高歌。

报国无望,生计窘迫,疾病缠身,怀才不遇,导致他的忧愁之深深过江水,他的失望之大大过长江。江水滔滔不绝,人生终有止点,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:从采石矶下山,划着一条小船,带着自己的酒罐泛舟江上。明月皎洁,依然是“对影成三人”,生前感慨着:“大鹏飞兮振八裔,中天摧兮力不济……”无边的孤寂笼罩着他,上天无梯,入水很易,于是他愤然跳进江中,大江给他大起大落、瑰丽奇崛的人生画上了句号。

传说他入江三天之后,姑溪河居然逆流而行,他的遗体漂浮三十多里到了青山下的水阳江东岸,循舟做岸的模样一如生前。采石的百姓说生居之地,应为他眠死之处。而青山人们说,他生前多次寻访谢道韞,多诗吟咏青山风光,因此逆流而上,因此在青山建墓立碑就是他生前的夙愿。采石翠螺山只能建立衣冠冢,人们在为还不能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,就在唐代元和年间,为他修起了太白祠——唐李公青莲祠,又叫“谪仙楼”。

翠螺山陡峭绝壁伸向江中,险峻异常。只因他的死亡方式骇世惊俗,这才留下那许多的传说:有的说他在山头跳江捉月,骑鹤上天的,所以现在还有“捉月台”“舍身崖”的景点。联璧台险要,三元洞神秘,燃犀亭瑰丽,广济寺肃穆,观音阁端庄,赤乌井深邃,蛾眉亭典雅……它们都是他衣冠冢的陪衬。

而今太白楼里一立,一卧黄杨木雕刻的雕像两座,是否就是他当年的形相?诗人放荡不羁、疾俗傲世的模样栩栩如生。

皖南,访李白不遇,但他的诗篇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与精神遗产。